

著者 謝國楨
主編者 王雲五

國學
小叢書

孫夏峯李二曲學譜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初版

(二二六七二)

國學小叢書 孫夏峯李二曲學譜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函費

著者 謝國楨

主編兼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本書校對者楊伯屏)

例言

一全祖望撰李中孚《石文》云：「當時北方則孫夏峯，南方則黃梨洲，西方則先生（李中孚）時論以爲三大儒。」是編以孫李爲北方二大儒，特撰爲學譜，而另編黃氏學譜。

一是書仿李紱《陸子學譜》之例，而少變其意，分傳纂、學述、著述考、學侶考、四篇。末附承學之弟子，以見其學術流傳之源淵；然亦間有視其人而有繁簡省略處。

一是編傳纂，仿阮元《國史儒林文苑傳》之法，採輯各書，均注出處。然全取諸人，則不能發揮，盡取諸己，則何以取信。故傳纂事實則輯諸傳誌，評論則全用己出，庶可於知人論世，略得梗概。一學案之例，語要一門，全抄諸原書，按條排比之而已。是編改爲學述，於其學術略有介紹論斷，以便學者，非敢云遽勝前人也。然其語已見於傳纂中，則學述亦間從省。

庚午孟秋，國楨識於國立北平圖書館。

目次

例言

孫夏峯學譜

一 傳纂學述附……………一

敍論 少年時代 營救左魏時代 上孫高陽書 范陽三烈士 朱祖文 保塞自

守時代 老年講學時代

學旨凡三變 晚年之學在行所無事 著述之旨主於實用 子立雅博雅孫淦能傳

其學

二 著述考……………一七

敘說 著述 附錄年譜

三 學侶考……………五五

學派述略 河南知友李封 彭了凡 理鬯和 楊猶龍等 鄉里舊遊 隰崇岱

張果中 殷之紐等 弟子耿保 申涵光 趙御衆 王餘佑等

四 鹿江村學述……………六五

傳略 父正傳附 學言 弟子杜越陳鉉等

李二曲學譜

一 傳纂……………七三

父可從 少年時代 招魂南遊時代 里居避徵時代 二曲之學以反身實踐爲歸

明體適用改過自新 涵養省察識得頭腦 晚年鄉里樂化 劉宗泗全祖望論贊

二 學術述略……………一〇五

小引 一悔過自新 二主靜 三論功名 四良知良能 五辯朱陸同異 六常惺
 惺 七論心 八講學 九問辯 十重實行 十一主宰 十二收攝 十三不懼貧
 十四人生吃緊要務 十五務求自信勿求信人 十六學問最怕持志不堅 十七
 未發之中 十八學髓圖說 十九不流不倚 二十學道未成皆由名根未斷 二十
 一世味須淡得下 二十二辨箇必爲君子之志 二十三讀回也如愚章 二十四論
 鄉愿 二十五論慾 二十六居敬 二十七道德經濟不可偏廢 二十八論真知

三 著述考

..... 一一三二

小引 著述

四 學侶考

..... 一二三〇

二曲學侶可分關中常州二派 關中李因篤李柏心惠含真等 常州吳光鄒隆等
 受業羅魁程良受等 王心敬來學最晚能傳其學 再傳強嶽立而學遂絕

五 二曲門人……………一三七

徵士王先生心敬

傳略 學旨以反求諸己明新止至善爲歸 讀易大旨著述

處士楊先生岫

傳略 學旨從日用事物上指出天命 論主宰類西人之說 劉古愚之評語

孫夏峯學譜

一 傳纂

生於明萬曆十二年卒於清康熙十四年（一五八四——一六七五）學述附

自明季高景逸，馮少墟，鄒南皋諸先生講學京師，當時嗜學之士，望風景從，蘊爲風氣，而明廷自魏璫擅政以還，國是奄然日非，外患內訌，相繼踵起。當時守正不阿之臣，若楊大洪，左光斗諸公，或遭不測，或遭極刑，士林無不爲之痛惜。夏峯生於楊椒山之鄉，坐見忠烈骨骸之慘殺，已憤然有激於懷；而少又承鄒東廓之續論，故以陽明良知之教，而一歸於實踐致用，鬱然成爲北學之宗。又夏峯年尤老壽，其傳學至廣，清初直隸河南之學者無不出夏峯之門，而蜀，而湘，亦風化所及，其後

北方學風率多淵源於夏峯，故言北方之學者，要當首屈夏峯焉。

夏峯姓孫氏，名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容城人。晚居輝縣夏峯村，人因號曰夏峯先生。幼承家學，與兄奇儒，奇遇，弟奇彥，皆砥礪名行，庠序所推重。年十四補博士弟子，謁同里楊椒山子應尾，應尾猝然問夏峯曰：『假在園城，內無糧芻，外絕救援，將若之何？』對曰：『効死無去！』應尾歎曰：『吾定子生平矣。』年十七中萬曆十八年舉人，與定鹿善繼爲友，以聖賢相期勉，不爲口耳章句之學，取諸儒同異，發明考證，期於自信，不顧人之是非，兩居父母之喪，偕兄弟廬墓六年，不飲酒食肉，歲時哀慟如初。富人有餽之金粟者，夏峯婉辭之，日與鹿江村講學，自辰至莫，始得豆麪作羹，怡然自得，無不足之色。

少倜儻，好奇節，欲以經世之學，立功業，以見於世。自其幼時，旣憙爲鄉里處置不平之事，嘗以邑紳梁如星爲宦寺所窘，夏峯與諸紳言於郡縣，得白其冤。又嘗爲邑人牛陰兩生，得免縣中之苛役，故論夏峯之學，尤重於行；旣爲營救左魏之舉，夏峯之節，乃更昭昭大彰於世。

初左僉院光斗，魏科都大中，周文選順昌，與鹿江村善繼爲友，而於夏峯有國士之知。及天啓

乙丙間，逆閹魏忠賢竊柄，毒虐忠良，左魏二公以事被逮，時僉院遣其弟光明，科都遣其子學溍相投，周文選寓書夏峯有『一身作客同張儉；天下何人是孔融』之句。夏峯聞風義激而起，時江村方參贊孫承宗督師於榆關，其父鹿太公出身營救，夏峯上書孫高陽求爲援救，語最憤慨。略云：

『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自非有胸無心，誰不扼腕！維桑與梓，固浮邱舊履地也。遺悉在人，不止門牆之上，與歌黃鳥。昔盧次樞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眇布衣，爲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生手！」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遂菴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邱廊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樞敢望。某等一介書生，無能哭訴，尙負慙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遂菴憐才扶世之感，諒亦有激於中，稍一幹旋，且有出德涵上者！』

是時孫高陽隨有關門事入覲之請，忠賢懼，至遶御牀而泣，隨止。高陽入關，而左竟坐擬賊二萬，科都五千，至慘加考掠，當時憤激，營救勇與其事，惟鹿太公張果中及夏峯奔走其間，不避炎暑，強乃得數百金，時永興令王永吉亦奮與其事，嘗慷慨語曰：『金不於此處用，便爲天地間無益之』

物！甫齋金都門，而科都已斃杖下；而僉院之追比尤急。鹿太公不惜苦計以營救之。僉院舊爲屯田，曾以十三場子粒爲定興開永賴之利。又督學畿輔，知名之士悉拔高等，至是太公約鄉民凡十三場子粒，每畝捐錢一文，可得數十萬緡，青衿則各隨心力，多寡不必拘定。於是數日之內，輸者雲集，義湊數百金，甫送之京，而左公又斃杖下，風聲一播，道路哄傳，長安中貴有指而目之曰：『鹿封君爲左家斂銀若干，恐不利。』親友中每作危語勸阻之。太公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我固籌之熟矣。』其後卒無恙；可見世之勇於爲義，其難也如此！未及一年，而周文選以與左魏有戚被逮，其友朱祖文完夫攜其手書至，求庇於夏峯。時江村已從關門入里，與夏峯計護，完夫北行，復借力區畫，得數百金，而文選又斃杖下矣。是役也，朱完夫與文選以朋友之誼，共死生之事，間關千里，奔走營救，真足見朋友之義。王拱拯以一貧士爲左公義湊完贖，爲之質衣，并其妻子簪珥，共得十金，可謂義舉。其他爲左魏義湊完贖者，若范景文王永吉楊光夔杜濂崔庚范士楫杜越賈爾霖蘇湯宇及夏峯季弟啓美等名不具列，蓋亦可見其時尚有一班好義者存，義烈之行未嘗絕也。而當時始終其事不畏謗議者，則鹿太公夏峯及張果中三人，海內高其義，號曰『范陽三烈士』。

時璫勢日熾，士大夫均附其門，而璫亦望借寵賢德，以釋衆望，欲延公。夏峯卒不可。孫高陽督師榆關，江村與茅元儀參贊師中，數爲言夏峯可大用。夏峯亦不許。元儀曰：『元儀辱公知，身在危疆，公寧無一言教我耶？』夏峯曰：『朝野所依重者，關門一片地，將相不調，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君王之雄，所朝夕共事者，二三大帥耳，倘有一見才之心，便不能容人，寧有爲我用者？』元儀感服。庚午，御史黃宗昌薦夏峯與江村可大用。夏峯具呈力辭，屢徵不起，朝野重之，稱曰徵君。是爲徵君勇於爲義之始。

歲丙子，清兵薄京畿，迫容城。夏峯率宗族邑人爲保衛計。時秋霖土堞傾，西北隅尤甚。夏峯獨當西北一隅，兵來襲擊數次。夏峯偕紳兵合力保衛。時鄰邊大邑俱陷，而容城屹然獨全。時朝廷宰輔均加徵用，夏峯俱辭不赴。未幾，清兵大舉入關，盜賊蜂起，人民無安枕之日。戊寅，兵陷近畿，夏峯率子弟門人，諸友相依而至者，約六七百家，入易州五公山，依堡而居。當時天下益亂，而從者愈衆。夏峯外則飭武備，寧人心爲守禦計；內則講禮興學，誦詩讀書，修冠婚喪祭之儀，相恤相親，簡而可守；於干戈搶攘之際，隱然復見禮樂揖讓之風。當時北方惟此清靜一片地，遠邇均歸，偕服其德化。

夏峯兄弟暨一時從入山中之友彙其詩文，曰掃盟餘話，茅止生爲之序，取田子春避地而盟之義，後於其地立雙峯書院，以紀其事。

自戊寅至甲申，時少平，則居定興百樓，百樓去雙峯僅百餘里；亂則仍築寨山中以居。其在百樓也，從居者鹿氏諸孫，張果中等數十人，皆環雲鶴軒，書聲相接，夏峯暇則視諸子習射於東圃，時饑亂頻仍，至人相食；而盜賊嘯聚，隣近村落，皆爲焚掠一空，惟百樓獨得安枕。其在雙峯也，則葺山寨，申斥候，禁樵牧，與同志約：（一）嚴同心，（一）戒勝氣，（一）備器具，（一）肅行止，（一）儲米豆。立法嚴肅，儼然有古鄉黨之風焉。故慕夏峯之節者，多以能爲援救左魏之義舉，而楨則以爲其學，能以學而應之於事，經世致用，開清初學以致用之風，力祛晚明空譚心性之弊，使其學果足以行於世也，則將上齊伊呂，奴視管安田，子春可也。見下

甲申以還，清廷在北方時局已定，事無可爲，乃自雙峯攜家三臺，歲暮歸里，旋至移居新安。四年又居祁州，飄泊往來，多年旅食，不問家人生產，而隨在能安，一囊貯米屢罄，而講習不輟，未見有憂色。自田宅被圈，匡復無望，隨有徙家南行，授徒樂道，爲終老之計矣。

未幾圈田令下，夏峯田皆在圈中，夏峯顧謂子弟曰：「故人茅元儀二十年前勸我徙，我怪其言。」儀曰：「他日此地子不得有。」乃今果然。中州地廣，蘇門山下，姚樞許衡講學舊處也，吾將往焉。」留長子守墳壟，乘柴車南移，途遇一客騎而北，客謂其下曰：「車中老人，類有道者，從者亦非市井兒，可往問之。」門人稱容城孫徵君。客驚而自喜，下馬拜曰：「先生何往？」夏峯曰：「失家將之蘇門居焉。」客曰：「吾有別業在輝縣，去蘇門十餘里，願奉先生。」夏峯固辭。客曰：「長者絕我乎？何拒之深也！」已而都水馬光裕，安邑人，官河南，遂舉宅及田十餘頃，盡以畀夏峯，因創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弟躬耕自給。嘗曰：「吾坐兼山堂讀易，消遣世慮，有清泉嘉樹，足以資嘯詠，有良朋諍友，標理談義，足以和性情，舍此至長安事貴人乎？其不知自足之義矣。」安福李震生見夏峯出曰：「先生今隱矣，而少時豪俠之氣尙自逼人，先生非隱者也。」

夏峯自講學雙峯，與鹿伯順講學江村相去三十里，兩公門人互相問業，鹿公沒，夏峯在雙峯百泉之間，獨肩斯學者，垂四十年，黃河南北，學者無不爭相負笈就學，出於夏峯之門。夏峯樂易近人，見者皆服其誠。生平未嘗以講學自居，不繩人以難行之事，上自公卿大夫，以及田氓野老，相就

問者，慊然相待以誠，聆其緒論者，無不中心感悅，信聖道之可爲。當二曲講學關中，黎洲倡學浙中，爲一時之望，與夏峯稱三大儒。是時嚴野史之禁，夏峯以著甲申大難錄，內有「野史氏」字，幾被逮，夏峯聞風赴北江，然未久旋息，隨返蘇門。

嘗遊大梁，士人望花外小車，攀援下榻，兒童牧豎胥相慶曰：「孫先生來吾家。」游嵩洛，士大夫郊迎之，過覃懷，爭延留，遣子孫追隨，有以襁褓至者，曰：「異日成人，俾得揚言曰：『曾於兒時見孫先生也！』」其爲人欽慕如此。康熙十四年卒，年九十有二，邑人因祀夏峯於百泉書院。

夏峯少承家學，自先祖沐陽公與鄒東廓之子諱美，同舉京兆，得聞其家學，夏峯得傳餘緒，既入京師，見曹子汴舉仁體以告，恍然有悟。又與鹿江村最爲相知，以聖賢相切勉，深得陽明之旨。晚乃讀程朱之書，不爲偏欹之論。常謂：「學問一事，原不在尋行數墨，較量字句之間，建安姚江皆法孔孟，雖若不同，俱非立異，我輩只要眼闊心虛，實求自信，不必拾人頰吻，隨人轉移。」其學研蹟所得，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凡天理最玄渺之說，一應之人事平常之理。夏峯之品德及其學問，於其自述之語，最足見其性情之真摯，其言曰：

『生平尙友凡三變，乙丑丙寅之際，則慕陳太邱郭林宗；癸甲之間，則慕管幼安田子春，今耄矣，其惟衛武公乎！』識輔先哲傳

試一閱夏峯學術及傳記，此言極可證夏峯之歷年變遷之個性，當其少年也，正值明廈未傾之時，意志磅礴，方期有爲於世，以匡其弊；既至中年，敗象已徵，故欲避地主盟，籌策闢畫，以救人民於萬一之計；及至老年，時已不可爲，非空拳可以獨鳴，而少年英銳之氣，已漸蘊斂於內，惟欲獨善其身，授學兼善於世，故曰：『吾其爲衛武公乎。』

要之夏峯之學，始終一貫，其剛毅之氣，終不少衰，其立身之旨，則曰：

『從來任事之人，須帶幾分愚，方克有濟，利害當前，知者巧於迴避，非愚孰肯身入其中，而意不懾，色不沮者，此狄梁公所以不可及也。』

又曰：

『饑餓窮愁困不倒；聲色貨利浸不倒；死生患難考不倒，而人之事畢矣。』

凡「愚」必出於誠，當左魏之難，正魏璫炙手可熱之際，人且避之不暇，豈肯身蹈湯火，乃不

之顧，非誠憤於中，而不顧利害者，不能爲此。惟其誠則不欺，故能犧牲一切外務，打破利祿生死諸關。又夏峯無日不在體歷精進之中，由精悍之氣漸斂，而一變爲態度從容，誠愛可親之人，而天下之最誠摯者，莫不出諸自然，故彌覺自然可親。其實夏峯晚年之樂道，與少年之誠摯剛毅，並無纖芥差別，不過日在精進中而已。故夏峯常言：

『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工夫較七十而密，九十工夫較八十而密，學無止境，此念無時敢懈，此心庶幾少明，非堂上人不能判堂下之是非，視聽言動，無非禮，子臣弟友能盡分，戒欺求慊，此是聖賢真境界也。』魏環極撰傳

此言最足見夏峯學問纖密精進之處，由此可知夏峯晚年之學問及其品德，今略爲區分言之。

夏峯晚年之學在行其所無事，非但利祿外誘不足以介其意，此中惟覺天君一片坦然，故曰：『吾人一日之間，能討得境閒心靜，便是羲皇以上人。莫看得容易，貧賤人役役於衣食，境固不閒，心何能靜？富貴人擾擾於名利，境愈不閒，心何能靜？非真實見道，安能享此閒靜之福？境心